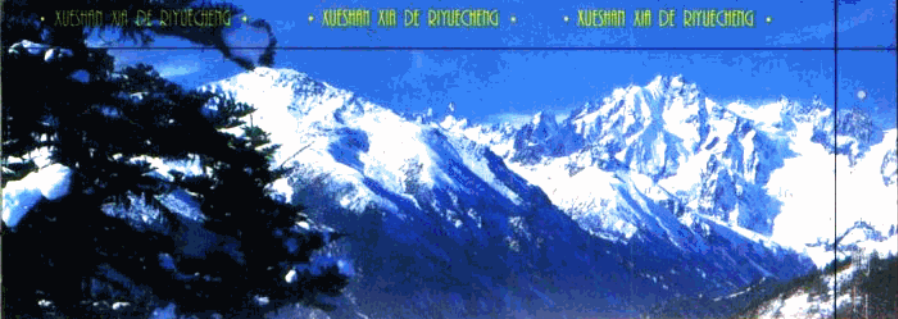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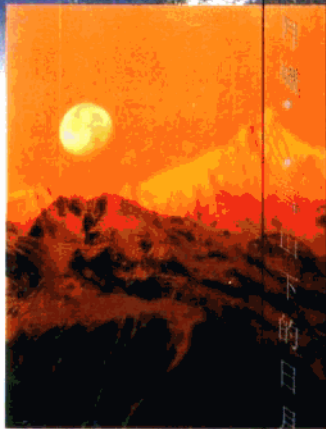
· XUESHAN XIA DE RIYUECHENG ·

· XUESHAN XIA DE RIYUECHENG ·

· XUESHAN XIA DE RIYUECHENG ·



雪山下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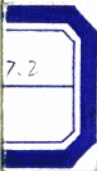


X
S
X
D
R

日月城

白乔正 著

民族出版社



雪山下的日月城 · 雪山下的日月城 · 雪山下的日月城 ·

· XUESHAN XIA DE RIYUECHENG ·

· XUESHAN XIA DE RIYUECHENG ·

· XUESHAN XIA DE RIYUECHENG ·

自序

退休赋闲在家以来，除领领活泼可爱的小孙孙之外，别无他事，偶尔翻阅几十年的涂鸦之作，顺便整理出几十篇，汇集成册，以飨读者。或许有点用场，或许就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物。

人生之旅，有曲折和坎坷，也有成功与欢乐。坎坷也好，成功也罢，就这么走过来了。我出生在云南省石屏县秀丽的异龙湖畔一个彝族家庭里。家境贫寒，祖辈父辈都没有上过学，我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。十二岁那年，家乡解放了，从此，我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，进中学，上大学。1961年大学毕业后，与女友，当然也就是现在的老伴，响应党的号召，来到了海拔三千多米的雪域高原——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工作。

在那里工作的十多年间，茫茫的雪山草原留下了我的足迹，与藏族同胞同烤一塘栋木火，同喝一罐酥油茶，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在这里我耳闻了翻身农奴感谢共产党、感谢金珠玛米（解放军）的动人事迹；我目睹了勤劳勇敢的藏胞、彝胞兄弟为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，用双手艰辛地绘制的一幅幅图画；我看到了一批批从内地身背背包进入藏区的建设者们，用心血和生命全心全意建设新藏区作出的贡献。还有白皑皑的雪山、开满鲜花的草原，能歌善舞的藏族，神奇的风光，淳朴的民风，感人的故事。这些美好的东西，无时无刻不在激励我把它们记下来，写出来。尽管我学的专业是林业，而不是文学，对小说、通讯、散文、剧本的写作一窍不通，但为了表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生活，我阅读了一些中外

文学名著和写作书籍，一边深入生活，一边笔耕不止。牧民的木楞房里，松明火把为我照明；奔腾的金沙江边，光滑平坦的青石板当作书桌。然而，走上文学道路是多么坎坷，投向报纸、文学刊物的一篇篇稿子被无情地退了回来，但我没有气馁。我从编辑退稿的回信中寻找失败的原因，我从行家那里吸取营养。功夫不负苦心人，1963年我的第一篇小说《在风雪的草原上》终于在云南省创办的《边疆文艺》第二期上发表了。尔后又在这家刊物上发表了小说《乌达爷爷》。可是，正当编辑来信将再发表我的小说《向导》的时候，“文革”风暴席卷了雪山草原，《向导》不能刊登了，我也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受到批判，被发落到了一个四面都是大雪山的小山村接受改造。从此，我的文学创作停止了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，云岭高原生机盎然。这时，我在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门从事农村政策的调查研究工作，有机会走完了云南的17个地州市和绝大部分县市，接触了二十多个兄弟民族，耳闻目睹了广大农村各民族农民在党的政策的光辉照耀下，解放思想，勇于改革，使贫穷落后的山乡变成欣欣向荣的新农村的众多典型。云南大地所发生的巨大变化，使我心潮澎湃，激励着我在完成调研工作之余，拿起笔来讴歌农村改革取得的成果，歌颂朝着小康道路上奔跑的各民族兄弟。于是，我写了《怒族的第一代经商人》、《壮哉，拓荒者》、《荒野现生机》、《雪山下的日月城》等多篇作品。

这本小册子所收集的是我三十多年来习作的一部分，我自知无论从文章的思想性，还是艺术性都还有待于提高，但是党把我从一个彝族孩子培养成厅级干部的，所以我怀着对党的深情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，在写作过程中，须臾不敢马虎，力求忠实于生活，讴歌真善美。我自信它是历史的一朵小花。

我们彝家有这样一首歌谣：望着波澜壮阔的金沙江，怎能不

思念雪山上的源泉，看着索玛花盛开的云岭高原，又怎能不感激天上的太阳。我出版此书的目的，只是想说明，有了共产党的英明领导，才有各民族的翻身解放；有了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指引，才有今天人民美好的生活。

这本书在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老领导、老朋友的关怀和帮助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，云南省迪庆州中甸县委、县政府给了大力资助和支持。杨青云先生、夏翠云女士在困难时也给了及时的帮助，此书才得以出版。另外，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主任记者赵有义（藏族）、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处长王开福为本书作了修改校正。在此，我向中甸县委、县政府及上述帮助过我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白乔正

1998年6月于昆明

白乔正，
生于云南省石屏县，彝族。
曾就读于石屏中学，
后保送入贵阳农业学校，
广西农学院，
云南林学院攻读林业。
大学毕业后，
赴云南中甸县委工作，
后调至云南省委宣传部编辑党刊《支部生活》。
一九八四年调至省委农村工作部，
农村政策研究室从事农村调研工作。
先后任处长，
副厅长级巡视员。
一九八零年二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。
发表了长篇小说剧本《永不凋谢的格桑花》，
报告文学《春蚕到死丝方尽》，
《壮哉！拓荒者》等多篇作品。
有的作品获省级评选的优秀奖。
由于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，
对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，
讴歌和维护民族团结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一九九四年二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
授予“云南省第三次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”
称号。
现退休赋闲在家。

白乔正



目 录

- 自 序..... (1)
- 第 1 篇 在风雪的原野上..... (1)
- 第 2 篇 乌达爷爷..... (9)
- 第 3 篇 风雪之夜 (16)
- 第 4 篇 他是干什么的 (20)
- 第 5 篇 永不凋谢的格桑花 (24)
- 第 6 篇 高原边寨行 (79)
- 第 7 篇 常青的雪松 (87)
- 第 8 篇 怒族第一代经商人 (92)
- 第 9 篇 景颇山上团结寨 (94)
- 第 10 篇 牛，使团结乡开始富裕 (100)

第 11 篇	春耕线上的铁牛医生	(102)
第 12 篇	壮哉，拓荒者	(107)
第 13 篇	荒野现生机	(112)
第 14 篇	哀牢山上绿宝石	(116)
第 15 篇	护花使者	(124)
第 16 篇	这里的“白衣天使”真好	(127)
第 17 篇	藏民的好门巴	(129)
第 18 篇	神奇美丽的宝地	(138)
第 19 篇	春蚕到死丝方尽	(142)
第 20 篇	艰难的岁月	(151)
第 21 篇	寻找红军坟	(155)
第 22 篇	雪山下的日月城	(159)

在风雪的草原上^{*}

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我从县城开会回来，忽听见七林定主老爹的家里传来阵阵哭声，声音悲痛凄凉。难道他家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慌忙走到他的家里时，只见火塘旁边直挺挺地躺着老爹的独子汪堆，七林定主和珠玛大妈正伏在孩子的身上哭泣，周围站着的十几个藏胞，有的显得很痛苦，有的在暗暗拭泪。我走过去摸了摸孩子的头，好像一盆炽烈的炭火烧着我的手，孩子的眼睛半睁半闭，呼吸急促。不用问也知道孩子得了急病。

七林定主二老，解放前是奴隶主家的奴隶，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孩子，大的在奴隶主之间的械斗中战死了，二的害急病死了，三姑娘被奴隶主卖到远方。老四是民主改革后生的。自从孩子出世后，二老爱如掌上明珠，小孩哭一声，或划破一点皮，也会使二

* 本文原载《边疆文艺》1963年第2期。

老心神不安。现在儿子得了急病，怎不使二老和乡亲们担心呢。

我扶起二老问道：“大爹，大妈，为什么不请医生来看看呢？”

老人没有立刻回答，隔了一会才抬起头含泪答道：“天下着大雪，路上有雪坑，叫医生怎么来呢？”说罢，眼里滴下几颗泪珠。

这时，狂风呼啸，雪花飞舞，我看着铺天盖地的冰雪，也不自主地摇了摇头。这样的风雪寒夜叫医生如何走得来呢？只有到明早再去请医生了。我回到屋去。突然，仿佛又看见那张惨白的小脸，看见七林定主大爹大妈那含满眼泪的眼睛，我的想法改变了，我想：医生是党派来的，她有一颗热爱藏胞，为藏胞服务的心，莫说风天雪地，就是刀山虎口，她也会闯过来的。我拿定主意后，叫人转告七林定主大爹一声，便迎着风雪，向卫生所走去。

寒夜，冷飕飕的。当我赶到卫生所时，已是十一二点钟了，我推开卫生所的门，屋里快步走出一个胖胖的藏族老大妈，她一见到我，忙张开双手祈祷似地对我说：“呵呀！菩萨保佑，总算把你等回来了。”说着一边给我拍打身上的雪花，一边对我说：“看你呀！像铁打的，一天到晚在外面跑。哎！姑娘，外边很冷呀。”

当时，我以为是胖大妈关心我，直到她叫起我“姑娘”来了，我才明白她把人认错了。我微笑着说：“大妈！我是来请医生的，她在家吗？”

大妈听我说完，急忙把我打量了一番，然后一把将我推了过去：

“哼！三更半夜的来请什么医生？”

“我们村里有个小孩病了，病很危险，请她快去看看。”

“医生还在荒郊野坝里走着哩，去请吧，你们可是不要人家活啦！”说罢，把我推出去，“砰”的把门一关，自己进屋去了。无奈何，我只好坐在门口等。约莫过了吸一支烟的工夫，女医生来了，她见我独自坐在门口，奇怪地问道：

“小同志！这样冷，怎么不进屋烤火？”

“烤火？你们那位大妈，不让我进门。”

“啊！”她若有所悟似地笑笑说：“好！她不让你进去，我邀你进去好不好？”

这时，我正要把来意告诉她，不想大妈闻声赶来了，她一把拉住女医生，像怕她跑了似的，接着又是疼又是怨地说道：“姑娘！可不能天天这样呀，风雪你不怕，狼该怕吧。”说完，忙接过医生的药箱，牵着她向屋里走去。

进到屋里，胖大妈端来一碗滚烫的酥油茶递给女医生，然后又提出一袋糌粑：“快吃罢，肚子都快饿瘪了。”

“大妈！今天有人来叫我去看病吗？”女医生呷了一口酥油茶说。

“没有，没有！一个也没有来叫。”

这时，我见女医生捏了拳头大的一团糌粑，大口大口地吃着。显然她饿坏了。见她这样饿，我只好把要说的话咽下去。然而，她却开口了：

“小同志！你有事吗？”

噤！这大妈果真了不得，我刚张开嘴，她却抢先说话了：

“没有什么事，天冷了进来烤火的。莫管他，快吃。”说完，用一双眼睛瞪着我。意思叫我不再开口。

我没有理她，我对医生说：

“医生，我有事，等你吃完饭再告诉你。”

女医生见我望着她手里的糌粑不再说下去，于是放下糌粑团，把我拉到她身边坐下问道：

“是不是你们村有人病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，把七林定主的孩子得急病的事告诉了她。女医生一听我说完，连忙背起药箱，马上要我领她走。我刚站起身来，不想，胖大妈紧追几步，夺下女医生身上的药箱，哀求我说：“小哥！我不是不让她走，她的孩子病了呀！”说罢，又转向女医生：“阿

姐！疆生一早发高烧，一天不吃不喝了，你可不能走呀。”说着又对我说：“求求你，另请个医生看看吧！”

女医生听说她的孩子得了病，顿时很慌张，她大步跑进房里抱起孩子，用手摸摸她的额头，又扒开孩子的嘴巴看看。这时，我见医生双眉紧锁，显得很焦急，看样子小孩的病不轻。过了一会儿，女医生比刚才镇静了一些，她走进药房包了几包药交给大妈说：“大妈！请你照顾一下孩子，这药每隔三小时吃一包。明天秧珠卫生员回来，她会照顾孩子的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千万不能走。”胖大妈着急死啦。我呢，真没有想到医生的孩子也害病。是呀！哪个做妈妈的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呢？人家不远千里来草原上帮助我们医病，就已经感激不尽了，现在能叫人家连自家的孩子也不顾吗？想到这里我也恳求女医生说：

“医生！刚才我不知道你的孩子病了，既是这样，你就在家里照顾孩子吧！”

“呵呀，小哥说得对，你就留在家里好啦。”胖大妈说完，用眼睛示意我赶快走。

我刚走出门，女医生赶上来拉住我说：“小同志！你可不能走，我们到藏区来就是替藏胞治病的，现在有人病了，我怎能呆在家里不去呢？这样做，对得起藏胞吗？”

“得了，得了，别说了！解放前我们害了病，只有等死，哪里去请医生，现在，毛主席给我们派来医生，吃药有药，快死的人你们给医好，你还说什么对不起我们。”胖大妈走过去摸着医生的头顶爱抚地说：“阿姐！听大妈的话，要去，也等明天雪收了再去。”

“阿姐！大妈说得对，你不要去了。”我也替大妈说。

“不！我得走，不去，还算什么草原上的建设者。”

在这里工作的内地干部，都以自己在草原上工作而自豪，要有人说谁不配作草原上的建设者，就特别令人伤心，想不到女医

生现在会说出这句分量不轻的话。

“不！我不能让你走。”大妈见女医生执意要去，便要起态度来，她拉开手臂，背靠着门不让女医生出去。这时，我也走上去央求医生说道：

“医生！你就在家里照顾孩子吧！我到别的卫生所去请医生，不也是一样的吗？”

“不一样，从这里到最近的卫生所，至少也得半天路，多过半天，病人就多半天危险。”接着她转回头去求大妈说：“好大妈！谢谢你让我走吧！”说完，背起药箱要走。正当这时，屋里突然传来孩子的哭声，不知怎的，我的心顿时紧成一团，仿佛给猫抓了一样，而医生呢，显然被孩子的哭声刺痛了心，一时不知所措，但她很快就镇定下来，她抱起孩子抚摸着，轻轻地安慰他，然后把孩子交给大妈，叫大妈按时给孩子喂药，便背起药箱向门外走去。这时，胖大妈很难过，但又无法阻止她，只好脱下她的羊皮袄披在女医生身上，目送着我们向茫茫的雪地上走去。

深夜，刺骨的寒风呜呜地叫着，雪花飞到脸上，犹如刀割般痛。白茫茫的草原上看不到一个人影，见不到一丝灯光，听到的，只是那些在山上找不到食吃而下坝来伤害人畜的恶狼的嗥叫声。我怕女医生胆小，赶忙走上去和她并肩走着，我问她：

“医生！在这样大风雪的夜晚走路，你害怕吗？”

她轻轻地笑笑：“怕什么，这又不是第一次，前几天狼还追过我呢。”

“这两年工作得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做好，今后还得加把油才行。”

关于女医生的过去，我是知道一些的：她家住在昆明，父亲是钢铁厂的工人，她从医士学校毕业以后，就自愿要求到边疆工作，以后就在草原上安了家。照她的说法，这是决心在草原上住一辈子的表现。记得她初来建卫生所时，这里条件很差，没有住

房，人手很少（现在，已增加了四个藏族卫生员，她们在女医生的教导下，已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，经常在外巡回治病），加之那时还没有民主改革，人们不欢迎她，生了病不请医生看，而去请喇嘛念经盖佛印。有一次，达哇大妈的孩子病了，女医生知道后，骑马赶来给孩子看病。第一次去，达哇家说她身上有鬼，才跨进门就被这家人用石头打了出来；第二次，她又去看病，这次比前次更凶了，不但用石头砸破她的头，还把她推倒在门口。然而，这些都没有使女医生灰心丧气，她明白，这家穷苦人是受了头人挑拨，中了鬼神迷信的毒，于是她忍着痛，第三次去医病，这次她不说看病，也不再进达哇家门，而是到地里帮达哇干活，在劳动中她给达哇讲治病的好处。天天这样，果真过了五六天，达哇愿意医病了，以后吃了几次药，孩子的病也就好了。这件事对村里的藏胞教育很大，从前不信医药的，自己找上门请医生治病，而达哇家呢，真不知要怎样感谢女医生才好。有一天，他们全家带着酥油和糌粑走了五十多里路找到女医生，流泪忏悔他家过去的行为。后来，达哇在民主改革时还成了积极分子。

我们走过草原，就登上拉卡小山，这里海拔三千多公尺，山上堆着厚厚的积雪。我们越往上爬，越感到吃力，尤其是女医生，一手扶着药箱，一手拄了根棍子，呼哧呼哧地往上走，我见她累得满身汗水，呼吸急促，便劝她休息一会儿再走。可女医生摇摇头，依然艰难地向上爬。我们爬着爬着，突然“哗啦”一声，女医生脚下垮了一堆雪，只见她闪了一下身体，便跟雪堆滚下山去。“啊！”我惊叫了一声，赶忙跟着滑下坡去。这时，我见她无力地躺在雪地上，左脚被树桩撕破一块皮。看着她，我眼里不禁流下激动的泪水，心想，她为我们藏胞治病，不知吃了多少苦呀。

“医生！跌伤了吗？”我扶起她来，从我身上撕下一块布替她包扎好伤口。

“不要紧。药箱呢？”女医生问。

“在你怀里。”

女医生把药箱打开来看看说：

“好吧！我们快走。”说着，慢慢从地上站起来，一跛一拐地向山上走去。

当我们走到村边时，东方已经发白了。远看去，七林定主老爹的家里还亮着火光，断断续续的哭声，划破宁静的草原。这时，女医生不是走，而是小跑着前进了。不多时，我们来到老爹家里，人们见来了医生，惊奇而又高兴地看着她。女医生顾不得和大伙打招呼，只扫了大家一眼，便大步走到孩子的身边，细心地替孩子诊断。开初，医生显得还很沉着，一会量量孩子的体温，一会听听心脏，似乎孩子的病并不怎么危险。可是当她详细地询问了孩子的病情，再度替病人复查后，刚才镇定的表情，不由得变了。七林定主二老脸色惨白，颤抖着身体，慢慢走到医生的面前问道：

“医生！孩子能医好吗？”

医生静默着，一心一意地给孩子检查身体，一会儿说：

“能，能医好，一定能医好！”说罢急忙给孩子打了一针。这当儿，我看见女医生呼吸有些不自然，额上沁出小颗小颗的汗珠。她打罢针后，便把孩子抱在她的怀里，用她身上的热量去温暖孩子的心。

过了两天，孩子的高烧降低了，急促的呼吸也和缓了一些。

夜里女医生又给他打了一针，孩子“哇”的哭了起来，这声音好似春天的第一声雷鸣，给七林定主二老带来欢笑，给医生和所有的藏胞们带来喜悦，几天来悬在人们心上的石头落了地。

果真，孩子在女医生日夜精心护理下，没几天，病很快就好了。

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天空万里无云。皑皑雪山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着万道光芒，金色的草原上，飘荡着快乐的歌声。藏胞们唱着歌骑着马从四面八方围聚到七林定主老爹的家里。大伙

打扮得很漂亮，男的穿着高贵的氍毹楚巴（楚巴：藏族男人穿的衣服背后常打成褶，表示孔雀尾巴），戴着有彩色飘带的狐皮帽。女的束着彩虹腰带，围着色彩鲜艳的围腰，戴着珍贵的翡翠。尤其是刚病好的孩子，今天打扮得分外的好看，头上戴着闪光的金边帽，身穿吉利的红绸衣，叠了十八层的楚巴下，吊着一把银色的短刀。他紧紧依偎在女医生怀里，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望着医生微笑。

这时，七林定主老爹手捧洁白芳香的哈达和一大群藏胞走上前来，将哈达虔诚地献给女医生，口里说道：

“医生！谢谢你救活我们的孩子。”

女医生将哈达挂在毛主席像上，然后转向人们说道：

“乡亲们！我是党派来给大家治病的，你们要感谢，那就谢谢党，谢谢毛主席吧！”说完，和大家握过手便挎起药箱向门外走去。藏胞们拥到门口，含着惜别的泪水目送着她，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金色的阳光里。

乌达爷爷

春天，正当山鸟歌唱，草木发出嫩叶的时候，住在半山区的彝家开始耕种了。

我沿着金沙江边的一条马路去山里了解彝家山寨的生产情况。远山覆盖着皑皑白雪，完全是一派冬天的景致，江边到处是盛开的花朵。青山绿水，白雪红花，江边的风光美丽极了。

迎着和风，穿过一片火红的桃林，便步入彝家山寨，山坡上到处是劳动的人群，劳动的笑声和歌声，把个山寨闹得翻了天，看着这热火朝天的场面，谁能不夸奖彝家人的干劲呢。

我翻过一座小山，来到了红星生产合作社。像过去一样，我先到沙马嘎嘎社长的家，刚推开门，背后忽然有一个人喊道：“那不是白却坡（却坡：即同志）吗？”我回头看时，认出是乌达老爷

爷，他披着一床新擀的披毡，站在门口笑着向我招手。

“老大爷，你好啊。”

“好哪！你看我越活越年轻啰，要不是这几根白胡子，谁不说我是青年人呢？”说罢嘿嘿地笑了：“你找社长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嗨，人们都到地里去了，你到哪里找他们呀。”乌达爷爷说着，忙牵住家门前的猎狗让我进屋去，他给我披上一床披毡，然后把火吹得旺旺的，接着拿给我几个烧熟的洋芋。

“爷爷，今年社里的小春怎么样？”

“呱呱叫。”说着笑呵呵地伸出大拇指比了比：“今年的小春比哪年都好！”

“社里总结过经验吗？”

“总结过，要不是集体的力量大，今年就不是这个样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老天不争气。小春撒下地，一连几个月，不下一滴雨，社里的麦子病萎萎的，好像人害了大病。”老爷爷提到这事又感叹地说：“却坡！要是过去遇到这样的旱天，连锅盖都揭不开了。记得合作化前三年，我们这里也遭了旱灾，那时，人力单薄，几十天的辣太阳，就把麦子晒枯死了。今年比那年旱得更厉害呢。”老爷爷说到这里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可老天爷也不睁眼看看，现在合作社谁还希罕你那儿滴眼泪！我们合作社人多力量大，自己架了条水槽把后山沟的水引来灌溉，天再旱我们也不怕了。

“架水槽？”我吃惊地问：“记得这山里方圆几十公里不是没有水源吗？”

“是呀！却坡你知道，我们这里夏天是石窝里接雨水解渴，冬天就到雪山脚下背冰块来化成水喝。一碗水，人洗了脸不敢乱倒，留下来还要喂牲口，真是一滴水贵如一滴油呀。”

“前些年你们去找水，不是没有找到吗，怎么现在又想起找水